

澳洲圣诞岛出现怪物级椰子蟹 巨螯夹断高尔夫球球杆



澳洲位于印度洋东北部海外属地「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一群民众开心地打完高尔夫球,不料,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竟发现一只俗称为「强盗蟹」的巨型螃蟹,早已沿着其中一组高尔夫球袋向上爬,还用巨大蟹

螯紧夹着高尔夫球杆,球具的主人轻轻一抛,球杆就直接断裂,相当危险。

根据《澳洲新闻》(News.com.au)报导,这段影片是由当地男子布纳(Paul Buhner)于2020年10月拍摄的,但他儿子2022年1月将影片传到美国网路论坛Reddit上后,意外引起众多网友热议。布纳表示,当天他陪着一群朋友去打高尔夫,影片中一名球友的高尔夫球袋上竟然巨大的「椰子蟹」(coconut crab),这种螃蟹传言会

用螯夹取并偷走居民的物品,因而俗称为「强盗蟹」,是世界上最大的陆生节肢动物。

影片中可见,这只椰子蟹攀爬在高尔夫球杆的末端,一名男子小心翼翼地拿球袋里拿出被螃蟹夹住的高尔夫球杆,试图将螃蟹弄掉,但都没有成功,布纳边拍影片还边笑说,「你可能会在这里失去一只手,那样会很好笑。」男子想从蟹螯中抽出球杆,顽强的椰子蟹还是没打算松开巨螯,持续将球杆紧夹不放,最后男子轻轻一抛球杆就断了,可

见它的力道之大。

布纳说,「算了吧,就让它拿走吧,它赢了。」有网友留言表示,自己曾住在圣诞岛上,还亲眼看过比杰克罗素梗犬还大的椰子蟹,「它们真的很喜欢在黄昏时分出没,当大家在BBQ烧烤的时候,一群椰子蟹就会开始从树上爬出来,就像恐怖片场景。」据悉,椰子蟹体重最多可达6公斤,包含蟹足在内最宽可达1公尺,善于爬树,能用螯破坏椰子壳,以食用果肉,因而得名。

泰国一只野猴为农场主人打工放牛 以劳力换取玉米



泰国有一只野猴最近跑到农场定居,不过它并没有像其他野猴一样,偷吃了玉米就跑走,反而是留在那里为农场主人打工放牛,每天早上把60头牛赶到田里,晚上再把它们带回来,以劳力换取玉米。

据泰媒报导,农场主人兰彭(Lampung Srimuang)表示,有一群猴子在2019年从野生动物保护区溜出来,到她的玉米地里觅食,不过大部分的野猴都在吃完玉米后就返回家园,但这2只猴子却还在牛棚里逗留。

发现野猴离群后,她立刻与野生动物保护区联络,对方也派出一名官员来将掉队的猴子送回去。然而猴子又在隔天跑到农场,还帮她放起牛来。兰彭指出,野猴会骑在领头的牛上,把牛群赶到田里,就连小牛迷了路,它也会追上去把小牛赶回来。

兰彭一开始还担心,野猴留在自家农场会让她们一家触法,不过野生动物管理员在了解情况后,便同意让她照顾这只猴子,但条件是猴子不能受到伤害,更不能被出售。兰彭一家人给这只猴子取名为莉莉,而莉莉也和他们一起住了2年,还一直在为他们打工。

野生章鱼闯日本福岛县磐城市的水族馆紧贴输水孔不放

日本福岛县磐城市的水族馆Aquamarine Fukushima日前发现一位稀客,日常维护的过滤器中发现一只野生章鱼,紧紧贴在管子里面,奇特的景象让工作人员也惊呼,「还是头一次看到活章鱼在里面」。照片分享出来后吸引不少人转贴,也有网友笑翻直呼,「看来这只章鱼是不想努力了!」

Aquamarine Fukushima水族馆(アクアマリンふくしま)在18日的进行日常设备维护,发现其中一个过滤器中有异物,距离进水孔约300至400公尺处里面竟然塞了一只活生生的大章鱼,8只脚的吸盘紧紧黏在管道内部,让工作人员大吃一惊,「以往大多是看到细碎的贝壳或是藻类,还是第一次看见有活体章鱼跑进来」。

水族馆内有设置一条海水管线,输送海水的管道上的3个位置安装了过滤器和其他过滤装置,工

作人员每天都会检查状况,并且根据海况,从间隔几小时到几天,清洁频率会有所不同,这只章鱼利用柔软的身体穿越过滤器,所幸身体状况没有大碍,事后已经被释放大海。

水族馆的经理表示,海中的管道底部覆盖着一些碎石,有些孔洞可以穿过成人的手臂,因此有许多生物会从孔洞中溜进来,从此定居在水族馆内,像是之前曾展示的海月水母,就有野生种跑进水族馆栖息。

水族馆将这位稀客的到来分享在网路上后超过万人按赞,网友纷纷笑说,「好稀奇的经验,这么大的章鱼竟也能进来」、「章鱼表示:人家不想努力了,养我」、「想要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饭,请到水族馆报到」、「今晚想来点章鱼生鱼片」、「章鱼很喜欢狭窄的空间呢」。

培育全世界最大最臭的大花草绝非易事 印尼植物学家成功了

据美国国家地理(撰文:SHI EN KIM 编译:涂玮琪):数十年来,在东南亚雨林之外的环境培育大花草的尝试一直失败。不过,一名印尼植物学家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了。

世界上最古怪的花卉现象之一,是从木质藤蔓的树皮下一颗如木屑般大小的种子开始。经过数月或数年时间(没人能确定),可能会出现寄生性幼芽。幼芽是一种大小像高尔夫球的球体,我们很难区别它与其宿主,也就是崖爬藤(Tetrastigma)的藤蔓。如果幼芽能进入下一阶段,它就会长大,变成形状类似甘蓝菜的凸起。而盛大的结尾则是庞大的大花草(Rafflesia),这是一种血红色的花,带有波尔卡圆点,并散发出腐肉的恶臭。

这种花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而它的命运很快也可能如此。大花草属中约有30种已知会散发臭味的物种,它们只生长在东南亚雨林,目前因为栖地破坏,以及人们为了这类植物尚且存疑的药用效益而非法采集,所以备受威胁。有几个物种已经极度濒危。

爪哇岛茂物植物园(Bogor Botanical Gardens)的植物学家索菲·穆尔西达瓦蒂(Sofi Mursidawati)说,作为一种寄生植物,大花草会限制自己的数量,以免宿主无法负荷。但面临人类引发的压力危及自己的生存时,大花草——又称为腐尸花——在自我保存方面可说是自己的敌人。

动物受到绝种的威胁时,保育人士会急忙繁殖最后剩余的圈养个体。而在大花草的情况,穆尔西达瓦蒂则是首位在远离雨林栖地的环境成功培育大花草的植物学家。她很希望能分享自己的技术,以便在这种自然珍宝消失之前解开它的秘密。

巨大的谜团

大花草属的成员非常怪异。

穆尔西达瓦蒂说,其中一个怪异之处就是这些花莫名巨大。阿诺德大花草(Rafflesia arnoldii)是全世界最大花卉的纪录保持者,它的直径超过90公分,重达9公斤。

世界上还有其他巨型植物,甚至也有其他散发恶臭的植物。生长在亚洲、非洲、澳洲的蒟蒻属(Amorphophallus)植物也被称为腐尸花。自然界最难以捉摸的花卉臭弹就是大花草。如同其他恶臭植物的气味一样,它的臭味对授粉的丽蝇而言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讨厌至极。

根据植物学的定义,大花草不太符合植物的资格。它没有茎、根或叶。它完全依赖宿主生活,而且在数百万年前就抛弃光合作用的基因了。

布鲁克林长岛大学的植物生物学家珍妮·莫利纳(Jeanmaire Molina)说:「这个谜题变得愈来愈复杂了。」她在2014年发现了那个消失的基因。「研究大花草相当具挑战性,更别提保育它了。」

这种寄生植物具有复杂的生命周期和神秘的生物学,让想要延缓大花草灭绝的科学家备受挫折。花是植物的生殖中枢,通常同时具备制造花粉的雄性部位及接收花粉的雌性部位。大花草个体是单性花,只拥有一半的授粉器官。要让授粉作用发生,两朵花不仅需要同时绽放,而且必须分别是雄花与雌花。此外,它们必须在距离彼此1.6公里内开花,这样才足以让授粉者在两朵花之间运送遗传物质。更复杂的是,花朵只会绽放不到一周时间,所以与大花草的数月或数年寿命相比,可以授粉的时间只是一段小插曲而已。

穆尔西达瓦蒂从未成功为大花草人工授粉,也从未成功让野生大花草种子发芽。她反而开发了一种替代方法:将大花草寄生的藤蔓组织嫁接到另一株宿主植物上。缓慢结果

穆尔西达瓦蒂在大花草植物

学的职业生涯始于2004年,当时她在国外完成硕士研究之后,回到茂物植物园任职。她在思考研究计划的题材时,决定采纳上司的建议,在苗圃培育爪哇原生的帕特玛大花草(Rafflesia patma)。在这之前的70年内,其他植物学家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她开始培育时,「我不认为有人会愿意培育大花草,因为太困难了。」她说:「而且每个人都告诉我,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穆尔西达瓦蒂不仅改进了以前尝试过但失败的技术,也稍微修改了先前在英国应用于花椒植株的嫁接方法。

她先从庞岸达兰自然保护区(Pangandaran Nature Reserve)采集了野生大花草标本,该保护区距离茂物八小时车程。然后她又徒步三小时才找到这些植物。她带回大花草的种子,也就是类似葡萄藤且带有大花草幼芽的崖爬藤根插,而她在刚开始培育时,还会从雨林将整株宿主植物连根带回来。接着,她进行了平行试验:播种、复活完全长成的宿主植物,以及将根插嫁接到在苗圃中茁壮成长的崖爬藤。

她的崖爬藤标本上原本生长的幼芽都没有存活下来。2006年,一株幼芽出现在其中一株宿主植物上,但在两个月后,有飓风在幼芽上方的树冠刮出一个洞,使幼芽因阳光过度曝晒而死。

又过了四年,茂物植物园才迎来第一批大花草。一株雄花率先在嫁接的崖爬藤上亮相,一年后,两株雌花移植的宿主上发芽。穆尔西达瓦蒂以英国王室的名字,将雌花命名为玛格丽特与伊莉莎白。

在过去十年内,穆尔西达瓦蒂经历数百次尝试,亲手培育了16株大花草,让它们从萌芽长到开花。她承认,尽管她的努力对于大花草苗圃是一大步,但对于保育这个物种只是一小步。幼苗的死亡率是



90%。她还无法培育其他任何物种,例如阿诺德大花草,这个物种生长在另一座不远的岛上,所以比较容易采集。

到目前为止,她园中的花遇到的时机都不巧:它们尚未同时开花,所以不能进行授粉;因此,它们的种子无法存活。这代表这些从野外借来的悠久大花草世系将会在穆尔西达瓦蒂的花园里孕育出最后几代。

正确的保育策略

吉兰丹马来西亚大学的生态学家祖哈兹曼·哈姆扎(Zulhazman Hamzah)说,尽管穆尔西达瓦蒂的努力对于保存该物种而言是一项重要的支援,但过度强调培育会干扰在自然栖地保护大花草的实际工作,使重心失衡。哈姆扎的环境运动促使政府在他的团队于西马来西亚发现大花草之后,设置了受联邦保护的雨林保育区。

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培育会提高大花草的存活率,并让世界上的其他人更容易接触到这个自然奇观。莫利纳说:「它在哪里生长其实不是很重要,只要能促进这种生物的保育工作就好。」只要人们学会欣赏这种她称为「植物界的

大猫熊」的珍贵植物,就会有愈来愈多人想要为大花草的保育工作尽一份心力。

这种植物在许多方面都跟备受喜爱的大猫熊一样,能鼓励人们采取行动。就像大猫熊,这种花中巨人不仅是一项观光特色,也是当地人的收入来源。它也是印尼的国花之一。穆尔西达瓦蒂说,失去大花草等于失去她的部分国家认同。

持久的乐观精神

培育像大花草这样挑剔的花,需要特别坚强的心灵。穆尔西达瓦蒂说,数百条在地面纵横交错及攀爬苗圃围篱的崖爬藤藤蔓中,只有三条曾经成功长出大花草的花。她开玩笑说,这些宿主藤蔓就像她一样,大概该退休了。

如今穆尔西达瓦蒂已经训练了一名大花草培育工作的新成员接替自己的工作,所以她可以睡得稍微比较安稳了。她依然每隔几天就会照料大花草幼芽,虽然她通常会独自工作,但她从未感到寂寞。她说,她的植物「比人类更容易沟通」,而且她每次跟植物单方面交谈时,都会以一段个人化的祈祷当作结尾。她的希望从未熄灭。